

江波

涛声集

TAOSHENGJI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江波

—— 涛 声 集 ——

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

内 容 提 要

本集是作者出版的第一个散文集。收在集中的二十二篇文章，系从一九八〇年以后作者发表的散文作品中精选出来的。

集中无论是写故乡、写童年、写母亲、写老师、写同学、写战友、写房东的文字，也无论是写地质队员、写天池、写三峡、写庐山的篇章，都蕴藏着作者对美好事物和心灵的质朴而真挚的爱。使读者在美的享受中汲取了力量，受到了教益。

清 声 集

江 波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）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690×960毫米1/32 印张5 7/8 插页4 字数84,000

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,000

书号：10151·826

定价：1.10 元

目 录

涛 声	1
清 明	9
源头的活水	15
故乡风趣画	25
到处青山	33
十月映山红	41
溶溶月光	47
海棠吟	53
雾中过三峡	61
天池的篝火	69

不须啼杜鹃	79
楼上的脚步声	88
匡庐八月	94
静夜曲	103
野 草	111
爆竹声声	117
迢迢河汉	129
怀念你，上海人	141
托遗响于清风	151
大江东去	156

幸存者的感怀	164
禅 鞋	172
后 记	181



涛 声

一个暮春的下午，我顺着朝阳街，走上烟台山。极目向远处望去，海阔天空，心里敞亮极了。这个从前曾是禁区的地方，如今已辟为公园，游人络绎不绝。两个美术学校的学生正在面对大海写生。旁边的石凳上，有几位退休的老工人在对弈。我沿着一条崎岖的小路，下到海边，拣块光洁的礁石坐下。

海是那么平静。微风掠过海面吹来，空气里有一点淡淡的咸腥味儿。不远处，水面上有两张彩色的三角帆，勇敢的帆板运动员，一会儿把帆放倒，与海面成四十五度角，一会儿又拉起，随

风逐浪前进。他们驾驭着风帆，也驾驭着大海。
一群海鸥，在风帆周围盘旋滑翔。

祖国绵长的海岸线，从北方的大连，到海南岛的天涯海角，我曾到过许多地方，然而我却独独地怀念这烟台的海滨。很久以前，当解放战争的战线向着国民党统治区推移的时候，我随部队一起离开了胶东半岛，离开了大海。现在，过了三十多年之后，我回来了。在海怀抱，我长时间静静地坐着，象婴儿躺在轻轻晃动着摇篮里。

夕阳西下，天色向晚。海水忽然变幻出深浅不同的颜色，防波堤外面，出现了一道道水线。风急了，浪也大起来；远处岛上的山在浮动，脚下的礁石也在浮动。

浪花一丛一丛向岸边冲来，被击碎了，退回去，又坚韧地冲过来，哗——哗——年年，月月，日日，直把那嶙峋的岩石磨光，击穿。

大海的胸怀是开阔的，能容纳万物，却容不了污秽和肮脏，她把那些漂浮着的油污破烂儿，使劲地摔打着驱回岸边，保持自己的纯洁。

我趁着来潮的一刹那，从岩下掬起一捧清的海水，放到口边，喝了下去。那略带一丝儿苦

的咸味儿，多么熟悉，似乎拖着长长的韵脚……

我离开混乱、凋敝的农村来到烟台的时候，这个小小的海滨城市，正在日寇挂满钉子的皮鞭下呻吟。我头一次到这么大的地方，也头一次见到大海。记得我住下来的当天，就跑到海边，弯下腰，捧了一小捧海水喝了，是咸的，咸得发苦，就象那时的生活。在这里，我看到了社会的又一个角落。四十多年过去了，这角落还有吗？

从烟台山上慢慢走下来，嘴里还有淡淡的咸味儿。

四十几年，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只是一眨眼的工夫，可这儿早已换了人间。烟台比我头一次看见的时候，大了好几倍，只是市里有些地方还是原来的格局，街名依旧，市容已改。从前那狭窄灰暗的街道已经不见，煤烟混着鱼腥的气味也闻不到了。新式的建筑物正拔地而起，马路开拓得宽阔而整洁。有些还坚实的旧房，也还留着。我在这几乎完全陌生的地方，来回走了好几趟，费了好大力气，才在几幢新楼房的夹缝里，找到了那临街的小楼，它居然还在。虽然门旁挂着“副食品公司”的牌子，但我确信当初这门楣上面是另有字号的，它是一家杂货店。我还不满十四岁

的那年，伯父托了人，送我进这门里来学徒。

我多么想推门进去看看。然而几次趋前而又却步。透过门上的玻璃，我分明看见，里面已没有了摆杂货的柜台，没有了账房的铜栅栏。明亮的灯光下，有几个工作人员在开会。我能拿什么借口去打搅人家呢？只得在门外踟蹰、窥视。

……从前，这放办公桌的地方，是有一条长长的柜台的，柜台的尽头，靠大门不远，摆着一只鼓肚子的酒坛，肚子上贴着一个大“酒”字，旁边有个豆绿色的大酒杯。每天傍晚打烊之前，总有个衣着破旧的中年男人，准时推门进来，不声不响，站到柜台前。店里的伙计，并不询问，就往杯子里打二两烧酒，再抓出一把五香花生米，来人就那么依着柜台，喝一口酒，往嘴里填几粒花生米。大家都相对无言。喝完之后，他擦擦嘴，从口袋里掏出几角揉皱了的纸币，放在柜台上，象进来时一样，不声不响地出门走了。

我来这里不久，这打酒的差事便由我担当了。学着我的前任的样子，我默默地每天重复同样的动作，也从不打听我这位顾客的身世。但我却能在他喝酒时，隔着柜台仔细地看他。那时我

读过几本《福尔摩斯探案》的故事，也曾试图从这人衣服上的油垢、行动的习惯，来推断他的职业，然而功底太浅，终无所获。他的背有点驼，喝酒时又总是低着头，眼睛瞅着酒杯，因而面部表情难得看清楚。只是当他把钱付给我时，才抬起头来。这时，我从他那微有血丝的眼里，看到了深藏着的痛苦与悲愤。他出门走了，从门缝中，能看到门旁边有一辆“黄包车”停着。街上不时有日本兵走过，皮靴在马路上发出囊囊的响声。

每天打烊以后，老店员都在前柜台结账。有人唱着各种账单上的钱数，拖着腔，平平仄仄，很象小时候私塾先生教我读《千家诗》的声调。另外的人则飞快地打算盘，炒豆似的。作为一个新来的小学徒，这时候我唯一能做的事，是在后面楼上的仓库里，把大捆的火纸每百张束成一扎，为第二天的出售做好准备。

带领我做这件事的，是一个叫周琨的青年店员，二十来岁，细高个儿，总爱穿一身有直条纹的灰布长衫。他已有两三年的店龄，主要任务是跑街。他上过高中，为人极和气。我辍学之前，读过一年初中，所以两人便很谈得来。深夜里，

我们在楼上干一阵活儿，有时把面向大海的窗子打开，长时间地听那惊涛冲击岸边岩石的响声。这时候，我们似乎能听到各自胸中心潮的激荡。然后就把临街的窗子关紧，拉好窗帘，小声地唱起抗日歌曲。周琨有一副好嗓子，男中音唱得极为动听。有一次，我们唱《流亡三部曲》，当唱到“泣别了白山黑水，走遍了黄河长江……”的时候，我看见，眼泪顺着他的两颊流下，却并不去擦，手里还在捆火纸。我也哭了。

有一天晚上，在仓库里，我忽然想到那个天天来喝闷酒的人，便问周琨，是不是知道那人的身世。

“不知道，没有人问过。”他回答时，脸上闪过一丝忧郁。

那一阵，店里的日子过得似乎还平静，每天都是同样的日程：开门，营业，打烊，结账。有一天夜里，平静忽然被打破了，警车号叫着在街上跑了好几趟。人们不敢开灯，只从窗帘的缝隙往外看。第二天，周琨上街回来，说昨天是日本鬼子搜查抗日分子，进行了大逮捕。

那天傍晚，我照例地在酒坛旁边等着。然而我的顾客没有来，以后也没有再来。

店里虽然很快又恢复了平静，但伙计们嘁嘁喳喳的议论，却继续了好几天。不知为什么，麻脸掌柜的，很是紧张了一阵子。

过了没有多久，我便离开这家店铺，结束了不到两月的学徒生活，背起铺盖卷儿，回到乡下。那时家乡已有儿童团拿着梭镖站岗查路了。

后来，我曾托伯父打听那杂货店的情况，据说，我走后不久，周琨也便辞职回乡下去了。有人说，他当了“八路”。

战争年代，在战争的间隙，常常回忆往事，也幻想未来。未来只是一种憧憬，而往事却是具体的。每当我从记忆中寻出这个角落的时候，店里的各式各样的面孔，便会浮在眼前。但，能够说得上对之怀念的，就只有周琨；或者还有那个喝闷酒的顾客。

那夜，回到寓所，很久不能入睡。不知怎么，忽然想到烟台山上的烈士纪念碑，那上面镌刻着许多烈士的姓名。会不会有我怀念着的名字呢？对这个念头，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好笑。但，不管是已经故去，还是活着，人们当初的憧憬，如今正变得越来越具体而清晰了。来到烟台这头

一天的所见，还在我脑际萦回。大海好象比以前更蓝，海鸥比从前飞得更加欢畅。烟台，这镶嵌在半岛海岸的明珠，正日日夜夜放着绚丽的光彩。

从敞开的窗子，传来拍岸的涛声，夜深人静，听得分外清楚。然而我终于还是在这哗——哗——的涛声中睡去。

一九八一年六月





清 明

回到老家的第三天，便是清明节。算来已有四十多年没有在故乡过清明了。

故乡的风俗，“寒食”共是三天，最后一天是“清明”。寒食节，顾名思义，是要吃冷饭的。风俗始自何时，没有考究，传说是由于晋文公看到介之推身背老母在绵山烧死，因而三日不举烟火，以示悼念。此事世代相传，到了后来，人们既要遵古，又不愿吃冷饭，于是想出变通办法，塑一个火神，再到火神那里去“讨火”。我小的时候，便参与过这种“讨火”仪式。“寒食”开始的那天，一大早，人们便带着香和火纸，到村

南的火神庙去，那里已是香烟缭绕，讨火的人正络绎不绝。上了香，再把火纸引着，带回家来，即可把灶下的柴禾点着，这火便是合法的了，炊烟尽可从烟囱中理直气壮地冒出去，而不用担心族长的干涉。当然，不需要家家户户都亲自去讨，那样火神爷会应接不暇的。邻家讨得来，可以去借。宋代王禹偁的《清明》诗中，便有“昨日邻家乞新火，晓窗分与读书灯”之句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如今，是既不必讨，也不用借，老规矩不兴了，我的小侄女清早起来帮妈妈做饭，把爸爸吸烟用的打火机伸进灶口，嚓地一声，就生起火来。

清明那天，早饭吃了喷香的粘小米粥，有清新爽口的嫩豆芽，还有昨日刚从鸡窝拾起来的新鲜鸡蛋。饭后，已经退休了的老泉叔陪我上了小镇背后的山坡，要不是有他带领，我自己出去，也许会找不到回来的路。从山坡上俯视，炊烟、晨雾以及地瓜育苗火炕冒出的细烟，融合到一起，正在山脚的小河边缓缓流动。远处传来拖拉机的轰鸣，附近，在小块耕地里，偶尔还有吆喝犁牛调头的“嘤、嘤”声。这一切似乎都在朦胧中。空气里洋溢着新犁过的泥土的气息，虽也掺合着

刚送到田里的粪土味儿，却还是沁人肺腑的清新。

朝阳升起，晨雾逐渐消散，山野的景物清晰起来。柳条刚吐出雀舌样的嫩叶，榆树枝头，黄豆大的叶苞尚未绽开。黑油油的麦苗，每个叶尖上都擎着一滴小露水珠儿，水银似的。路边的小草，度过严冬，已开始萌出新芽。我看见，不远的小路上，一队孩子，排着整齐的队伍，正缓缓走着，为首两个大些的，抬一只用青松、素花装饰的花圈，两条白色的纸带，在微风中飘动。

那条蜿蜒的小路，我是多么熟悉啊！从我记事的时候，村口对着这条小路的地方，就有一座耶稣教堂。逢星期日，便有教徒来做礼拜。小时候爱热闹，所以我也常常跟许多孩子一同去看。可是，从来也没有弄清楚，那些男男女女的大人，为什么要唱一阵，哭一阵，又跪在耶稣像前长时间地祷告。那耶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，正流着血。对大人們的这些行动，孩子们既不同情，也不厌恶，只是好奇。每年的圣诞节，去的孩子最多，因为不仅能得到一小纸袋花生和糖果，还可以看到文明戏。我那时其实无心看演出，却老是看那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。传道的牧师说，耶稣